

楊絳作品集



杨绛作品集

● 三卷 ●

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1940 年的杨绛



1978 年的杨绛

窗帘

杨绛

人不怕挤。尽管^{大家}摩肩接踵，也挤不到一处。像鼓里的仁，各自各。像太阳光里飞舞的粒尘，各自各。凭你多热闹的地方，窗对着窗，各自人家，彼此不相干。只要挂上一个窗帘，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，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里以外了。

隔离，不是断绝。窗帘并不堵没窗户，只是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——欺哄人招引人的^距隔。窗帘并不盖没窗户，只隐约遮掩——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！所以，光秃秃、赤裸裸的窗口，不引起注意；而一角掀动的窗，惹人^{探猜}窥测，生出无限兴趣。

沈 我们俩的事业！——我不承认。

唐 你们不是志同道合吗？

沈 志同道合！（笑指飞舞的杨花）唐先生，
你看这朵杨花，它的志愿是要飞上天去！

唐（笑）一个人就这么可怜！

沈 就像春风里的杨花，飘浮在暖融的
阳光里，做着春梦，一心想飞上天去。明
儿掉下地，抽了芽，生了根，不过是一颗
种子——假如环境让它活着。

唐（笑）你这套“植物哲学”什么时候想出
来的？你跟潘火胖子斗法的时候，不像
植物^呀。

沈 有不安分的植物，飞呀飞呀，以为自己
多大力量，自己做得主！安分的，穀子麦
子，早悄悄地把自已焖在泥里做下一代的

本卷说明

本卷为杨绛先生的文论和戏剧作品合集，收文论十九篇，戏剧两种。文论大部曾分别收入《春泥集》、《关于小说》及《杂忆与杂写》。《春泥集》编定于1979年1月，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9年10月出版。《关于小说》编定于1985年5月，三联书店于1986年11月出版。《杂忆与杂写》编定于1991年5月，花城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。“喜剧二种”——《称心如意》和《弄真成假》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，曾初发于1943年世界书局丛刊，后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。

此次出版，杨绛先生均对所收作品作了校订。

书后附收的《杨绛小传》、《杨绛著译书目》为白烨编制，杨绛先生曾予以审订。

目 录

文 论

堂吉诃德和《堂吉诃德》

(附有关《堂吉诃德》文八篇) (3)

塞万提斯小传 (19)

再谈《堂吉诃德》 (21)

《堂吉诃德》译余琐掇 (39)

《堂吉诃德》校订本译者前言 (44)

孝顺的厨子

——《堂吉诃德》台湾版译者前言 (47)

天上一日，人间一年

——在塞万提斯纪念会上的发言 (48)

塞万提斯的戏言

——为塞万提斯铜像揭幕而作 (53)

《堂吉诃德》校订本三版前言 (56)

论萨克雷《名利场》 (59)

斐尔丁的小说理论 (82)

艺术与克服困难

——读《红楼梦》偶记 (113)

目 录

李渔论戏剧结构·····	(123)
事实——故事——真实·····	(141)
旧书新解	
——读《薛蕾丝蒂娜》·····	(157)
有什么好?	
——读奥斯丁的《傲慢与偏见》·····	(177)
介绍《小癞子》·····	(197)
补“五点文”	
——介绍《吉尔·布拉斯》·····	(214)
附 欧余的“五点文”·····	(220)
失败的经验	
——试谈翻译·····	(228)

戏 剧

称心如意(四幕喜剧)·····	(247)
弄真成假(五幕喜剧)·····	(345)
《喜剧两种》一九八一版后记·····	(431)
杨绛小传·····	(432)
杨绛著译书目·····	(433)

文 论

堂吉诃德和《堂吉诃德》

(附有关《堂吉诃德》文八篇)

《堂吉诃德》是举世闻名的杰作，没读过这部小说的，往往也知道小说里的堂吉诃德。这位奇情异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，骑着一匹瘦马，带着一个侍从，自十七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世界。据作者塞万提斯的戏语，他当初曾想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来，因没有路费而作罢论^①。可是中国虽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遥远，堂吉诃德这个名字在中国却并不陌生，许多人都知道；不但知道，还时常称道；不但称道堂吉诃德本人，还称道他那一类的人。因为堂吉诃德已经成为典型人物，他是西洋文学创作里和哈姆雷特、浮士德等并称的杰出典型^②。

① 《堂吉诃德》第二部献辞里的戏语。详见译本下册 1—2 页及 2 页注①。(本书的译本上册和下册，以下简称上册和下册)。

② 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评家艾米尔·蒙泰居 (Émile Montégut) 在他的《文学典型和美学幻想》(Types littéraires et Fantaisies esthétiques) (1833) 里，把堂吉诃德、哈姆雷特、少年维特、维尔海姆·麦斯特 (Wilhelm Meister) 四个角色称为合乎美学标准的四种典型；屠格涅夫在他的《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》(1860) 里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作为两个对立的典型。

但堂吉诃德究竟是怎样的人，并不是大家都熟悉，更不是大家都了解。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性格，各个时代、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。堂吉诃德初出世，大家只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疯子。但是历代读者对他认识渐深，对他的性格愈有新的发现，愈觉得过去的认识不充分，不完全。单就海涅一个人而论，他就说，他每隔五年读一遍《堂吉诃德》，印象每次不同^①。这些形形色色的见解，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偏向。堂吉诃德累积了历代读者对他的见解，性格愈加复杂了。我们要认识他的全貌，得认识他的各种面貌。

读者最初看到的堂吉诃德，是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。《堂吉诃德》一出版风靡了西班牙，最欣赏这部小说的是少年和青年人。据记载，西班牙斐利普三世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，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《堂吉诃德》，不然一定是个疯子。果然那学生是在读《堂吉诃德》^②。但当时文坛上只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，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^③。十七世纪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（Tomás Tomayo de Vargas）说：“塞万提斯不学无术，不过倒是个才子，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。”虽然现代西班牙学者把塞万提斯奉为有学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，“不学无术”这句考语在西班牙已被

① 《精印〈堂吉诃德〉引言》（1873）——见《文学研究集刊》第2册165页。

② 保尔·阿萨（Paul Hazard）《塞万提斯的〈堂吉诃德〉》（Don Quichotte de Cervantes），梅岳泰（Mellottée）版37页。

③ 沃茨（H. E. Watts）《塞万提斯的生平和著作》（Life and Writings of Miguel de Cervantes），沃尔特·司各特（Walter Scott）版167页。

称引了将近三百年^①。可见长期以来西班牙人对塞万提斯和《堂吉诃德》是怎样理解的。

《堂吉诃德》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^②，英国早期的读者也把堂吉诃德看作可笑的疯子。艾狄生把《堂吉诃德》和勃特勒（Samuel Butler）的《胡迪布拉斯》（Hudibras）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^③，谭波尔（William Temple）甚至责备塞万提斯的讽刺用力过猛，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，连西班牙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^④。散文家斯蒂尔（Richard Steele）、小说家笛福、诗人拜伦等对塞万提斯都有同样的指责^⑤。

英国小说家斐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。堂吉诃德是疯子么？斐尔丁在《咖啡店里的政治家》（The Coffee-House Politician）那个剧本里说，世人多半是疯子，他们和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。斐尔丁在《堂吉诃德在英国》那

① 保尔·阿萨《塞万提斯的〈堂吉诃德〉》，159—160页。沃茨《塞万提斯的生平和著作》90页。

② 英国最早把《堂吉诃德》作为经典作品。1612年，英国出版了谢尔登（Thomas Shelton）的英译本，这是《堂吉诃德》的第一部翻译本，1738年出版家汤生（Jacob Tonson）印行了最早的原文精装本；1781年，英国出版了博尔（John Bowle）的注译本，这是最早的《堂吉诃德》注译本。——见费茨莫里斯·凯利（James Fitzmaurice-Kelly）《塞万提斯在英国》（Cervantes in England）17页。

③ 《旁观者》（Spectator）249期，《每人丛书》版二册299页。夏夫茨伯利（Shaftesbury）也把《堂吉诃德》看作夸张的讽刺，见《论特性》（Characteristics），罗伯生（J. M. Robertson）编注本第2册313页。

④ 谭波尔《论古今学术》（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）——斯宾冈（J. E. Spingarn）编《十七世纪批评论文集》（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）第3册71页。

⑤ 详见《译者序》④页注⑤所引书307页注释。

个剧本里，表示世人比堂吉诃德还疯得利害。戏里的堂吉诃德对桑丘说：“桑丘，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，我还疯得不够，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。”^① 这里，堂吉诃德不是讽刺的对象，却成了一个讽刺者。斐尔丁接着在他的小说《约瑟·安德鲁斯》(Joseph Andrews) 里创造了一个亚当斯牧师。亚当斯牧师是个心热肠软的书呆子，瞧不见目前的现实世界，于是干了不少傻事，受到种种欺负。斐尔丁自称他这部小说模仿塞万提斯，英国文坛上也一向把亚当斯牧师称为“堂吉诃德型”。英国文学作品里以后又出现许多亚当斯牧师一类的“堂吉诃德型”人物，如斯特恩创造的托贝叔叔，狄更斯创造的匹克威克先生，萨克雷创造的牛背上校等。这类“堂吉诃德型”的人物虽然可笑，同时又叫人同情敬爱。他们体现了英国人对堂吉诃德的理解。约翰生说：“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，又怜他。我们可怜他的时候，会想到自己的失望；我们笑他的时候，自己心上明白，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。”^② 可笑而又可爱的傻子是堂吉诃德的另一种面貌。

法国作家没有像英国作家那样把堂吉诃德融化在自己的文学里，只是翻译者把这位西班牙骑士改装成法国绅士，引进了法国社会。《堂吉诃德》的法文译者圣马丁 (Filleau de Saint-Martin) 批评最早的《堂吉诃德》法文译本^③ 一字字紧扣原文，

① 泰甫 (Stuart Tave) 《可笑可爱的人》(The Amiable Humorist) 156, 157 页引。

② 《漫步者》(Rambler) 第 2 期，《每人丛书》版第 7 页。

③ 最早的《堂吉诃德》法文本，第一部由乌丹 (César Oudin) 翻译，1614 年出版；第二部由洛赛 (F. de Rosset) 翻译，1618 年出版。

太忠实，也太呆板；反以他自己的译文不求忠实，只求适合法国的文化和风尚^①。弗洛利安 (Jean-Pierre Claris de Florian) 的译本更是只求迎合法国人的喜好，不惜牺牲原文。他嫌《堂吉珂德》的西班牙气味太重，因此把他认为生硬的地方化为软熟，不合法国人口味的都改掉，简略了重复的片段，删削了枝蔓的情节。他的译本很简短，叙事轻快，文笔干净利落。他以为《堂吉珂德》虽然逗笑，仍然有他的哲学；作者一方面取笑无益的偏见，对有益的道德却非常尊重；堂吉珂德的言论只要不牵涉到骑士道，都从理性出发，教人爱好道德，堂吉珂德的疯狂只是爱好道德而带上偏执。他说读者对这点向来没有充分理解，他翻译的宗旨就是要阐明这一个道理^②。可以设想，弗洛利安笔下的堂吉珂德是一位有理性、讲道德的法国绅士。以上两种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本早已被人遗忘，可是经译者改装的堂吉珂德在欧洲当时很受欢迎，1682 年的德文译本就是从圣马丁的法文译本转译的。

英国诗人薄柏也注意到堂吉珂德有理性、讲道德的方面。他首先看到堂吉珂德那副严肃的神情^③，并且说他是“最讲道德、最有理性的疯子，我们虽然笑他，也敬他爱他，因为我们可以

① 保尔·阿萨《塞万提斯的〈堂吉珂德〉》337 页。

② 保尔·阿萨《塞万提斯的〈堂吉珂德〉》339—340 页。勒萨日 (A. R. Lesage) 翻译假名阿维利亚内达 (Avellaneda) 恶意歪曲《堂吉珂德》的《堂吉珂德续集》，也把原文任意增删修改。阿维利亚内达的续集受尽唾骂，勒萨日的译本却有人称赏，因为和原文面貌大不相同。

③ 《笨伯咏》(Dunciad) 卷一，21 行。

笑自己敬爱的人，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”^①。寇尔列支说，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、没有辨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；桑丘恰相反，他象征没有理性、没有想象的常识；两人合在一起，就是完整的智慧^②。他又说，堂吉诃德的感觉并没有错乱，不过他的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，感觉所证明的结论如果不符合他的想象和理性，他就把自己的感觉撇开不顾^③。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、他的理性和想象力。我们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面貌：他是严肃的道德家，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，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^④。

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，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。据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，堂吉诃德情愿牺牲自己，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，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。这类的见解，各国都有例子。英国十九世纪批评家海兹利特（William Hazlitt）认为《堂吉诃德》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、伟大的思想感情，叫人失笑，又叫人下泪^⑤。按照兰姆（Charles Lamb）的意见，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

① 舍本（George Sherburn）编《蒲柏书信集》（Correspondence）第四册 208 页。

② 《论文与演说选》，《每人丛书》版 251 页。

③ 艾许（T. Ashe）编《谈话录》（Table Talk），1794 年版 179 页。

④ 法国近代小说家法朗士（Anatole France）也把堂吉诃德看作一个值得敬佩的人。他说：“我们每人心里都有一个堂吉诃德，一个桑丘·潘沙；我们听从的是桑丘，但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。”——见《西尔维斯特·博纳的罪行》（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），加尔曼—雷维（Calmann Lévy）版 150 页。

⑤ 《论英国小说家》（On the English Novelists），郝欧（P. P. Howe）编《海兹利特全集》，第 6 册 108 页。